

生活教育

國立
北平

半月刊

第十二期

每月一日及六日出版

二以養生
學以明生
團以保生

本期附：古色銅版紙精印「生活教育畫報」

第一張 不另取費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總發行所：兒童書局總店

本期目錄

言 論 福利教育.....方輿嚴 (二八九)	生活素描 青年的高爾基(二).....岑頌 (二九一)	病中的是病.....張一濤 (二九三)	車水.....頌 (二九六)	孩子們的衛生現象.....孫銘勳 (二九八)	科學新知 原子的照相.....白桃 (三〇四)	醫藥醫治瘋癲病.....袁純才 (三〇五)	教學做報告 自從開工以來(二).....戴自俺 (三〇七)	小戲人樂苑記.....王佐舟 (三一三)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發端.....馬侶賢 (三一五)	插 圖 學校風景之四.....蔡 鷗 (三一〇)	詩 歌 畢業生的呼聲.....董德明 (三一二)	小先生 我的招徠學生.....武佩珍 (三一三)	我做小先生.....楊以漢 (三一四)	通 訊 四橋早蔬.....承國英 (三一三)	行知開談 小先生解.....陶行知 (三一三)	合作.....陶行知 (三一三)	四十萬人民是參政委員.....陶行知 (三一三)
------------------------	-----------------------------	---------------------	----------------	------------------------	-------------------------	-----------------------	-------------------------------	----------------------	---------------------------	--------------------------	--------------------------	--------------------------	---------------------	------------------------	-------------------------	------------------	--------------------------

零售每期
實價八分
不折不扣
外埠另加
寄費預定
全年二十
四期實價
一元六角

我是小先生
教人不害耕
您沒有功夫
來學我教您
在牛背上哼

小先生歌之一
陶行知題



權利教育

方與嚴

教育是幫助人類經營社會生活的手段。

人類與生俱來即生存在社會之中，即逃不了經營社會生活，所以有普遍受教育的權利。換句話說：人人有生存的權利，便是人人應該有受教育的權利，就是「權利教育」。

本來生活即教育。生活即勞動，勞動才是生活。教育即勞動，勞動才是教育。不幸得很，教育是被少數權威者所霸佔了！把教育的意義弄狹窄了！只有讀書是教育，讀書以外無教育。輪迴製造「書獃子」。因此弄得生活與勞動分家，教育與生活隔離。以致受教育者不必勞動，從事勞動者就得不到教育。把教育弄成爲吃人的工具，吃人的教育。吃人的教育行，而勞動大眾即無法反抗剝削和榨取，而變成勞苦大眾了。勞苦大眾從此不能抬頭，工作一生，勞苦一世。

中國人口在先統稱四萬萬。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內政部公布人口爲四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萬七千三百八十六人。以狹義學校教育而論，平均每十人中有一學齡兒童，約爲五千萬

人。據民國十九年度教育部公布全國初等教育兒童數爲一千零五十九萬九千四百二十四人。是有三千九百四十萬零五百三十六人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是每百人當中有七十九人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若以男女平均計算，男女學齡兒童各二千五百萬人。男童入學者爲八百九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是有一千六百零一萬七千一百十五個男童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百人當中有七十二人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女童入學者僅有一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人，是有女童二千三百三十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一人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百人當中有八十四人的教育權利被剝奪了。全國初等教育兒童數如左表：

項別	合 計	
	男	女
幼稚園	一五、〇九八	一、五七七
初級小學	七、七九七、五七八	一、三九七、二四八
高級小學	一、一四六、二五八	一、二四六、二五八
其他	三〇六、二七二	二〇六、二七二
總計	一〇、一八八、五九九、四二四	一、六九六、五三九

在生活教育立場，是「出世即是破蒙，進棺材纔算畢業」說來是有生活即有教育。四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萬七千三百八十六人都是學生，都有權利受教育。現全國僅有八千萬識字的民衆，便是所謂受過教育的人，其餘三萬九千四百七十八萬七千三百八十六人的教育權利是被剝奪了。

中國教育經費總歲出，依照十九年度教育部公布實數一六九，一六〇，六七九・三八元，每人平均應佔教育費只有三角六分。現在初等教育費爲八六，八二八，三八五・三三元，每人平均佔八元一角九分，是一人佔有二十二人的教育

十九年度全國初等教育經費歲出表

全 年 歲 出	八六、八二八、三八五・三八
學 生 數	一〇、五九九、四二四
每 生 歲 佔 費	八、一九

經費，是有二十一人應得教育費的權利被剝奪了。中等教育經費爲四八，七二三・〇五七元，每人平均佔九十四元六角六分。是一人佔有二百六十三人的教育經費。是有二百六十二人應得教育費的權利被剝奪了。高等教育經費爲三三，六一九，二三七元，每人平均佔七百六十一元一角八分。是一人佔有二千一百十四人的教育經費。是有二千一百十三人

十九年度全國中等教育經費歲出表

全 年 歲 出	四八、七一三、〇五七
學 生 數	五一四、六〇九
每 生 歲 佔 費	九四、六六

應得的教育費被剝奪了。我們要喊出：「教育經費應該照人口比例支配」。教育經費支配均等，則教育機會均等。

二十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經費歲出表

全 年 歲 出	三三、六一九、二三七
學 生 數	四四、一六七
每 生 歲 佔 費	七六一、一八

附註：專科經費歲出一，九三六，七三〇・學生一〇，二〇一。每生歲佔費，四〇〇，四一。

大學經費歲出三一，六八二，五〇七・學生三三，九六六。每生歲佔費七九九，〇八。

上表是專科及大學總計算的。

以往大衆應得的教育經費是被少數人剝奪了！但是現在主人的資格，教育債權人的資格尚在，只有起而向債務人索債，向債務人索還教育。

教育債務人、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留學生和八千

萬識字的民衆，只有盡義務總動員償還大衆的教育！這一筆債才還得清。留學生歲出教育經費沒有參考資料，沒有舉例。但留學生爲教育經費債務人，即是教育債務人，確無疑義。

大衆爲什麼要先取得狹義的文字教育？文字是生活的符號，是促進生活充實生活的工具。大衆取得這符號作促進主人生活充實主人生活的工具，便不受少數權威者的欺騙、壓迫、榨取，而能夠產生新力量，反抗列強，消滅帝國主義。人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應該過主人生活，受主人教育。有權不受教育，權利教育。

望海素猫

童年的高爾基(二)

芥·頑

高爾基害着虎列拉躺在床上，一天，看護的父親忽然不見了，代替父親來看護他的是一個圓頭、大眼睛，如海綿樣的鼻子的老婦人，溫柔的、親切的坐在他床沿上。

「外祖母，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問她。

「從上叫來的，從尼斯尼來的，是乘船從水上來的。」

高爾基不懂外祖母說話的意思，他覺得她的話是不真

確；做人如想上樓，可以騎着欄杆爬上去，下來，也可以沿着欄杆滾下來。他每次上樓下樓都是這麼玩的，他曉得。但那裏會有一間有水的房子呢？這話完全不真確！

外祖母甜蜜的、愉快的、和諧的態度，使高爾基的心靈感到光明的喜悅；就在他們相見的第一天，她成爲他的最愛最知心的朋友。他心裏迫切的想她很快能夠帶他出去。

父親，麥克西的屍身覆着一件非常長的白衫，躺在窗下的地板上。母親和外祖母哭泣着。清潔的、光亮的、充滿了野蠻的精力，和一匹馬兒似的母親，現在是完全異樣了，頭髮披到裸着的肩上，零亂的覆在慘澹的臉上，悲苦的樣子，第一次發現在高爾基的眼前很不慣。尤其，她們號啕的悲傷的聲音，使高爾基心裏不舒服。他固執的躲避外祖母，把他推向父親面前去的使他不可解的行爲。他奇異的望着她們號哭；他從來不曾看見過大人們也號哭的。

「你爲甚麼不號哭的？你應該號哭的呀！」外祖母說。

「我不高興號哭。」

「好，假使你不高興號哭，那你就不要號哭吧。」外祖母溫和的說。

外祖母的話使他很驚駭；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甚麼憤怒需要號哭；而父親時常譏笑他的眼淚，母親也會叱責他不要大

膽的叫。

這樣，這個五歲的孩子，毫不知道悲傷，毫不知道甚麼叫「不幸」，他送他父親葬埋在一箇教堂旁的墓地上，他隨着母親和外祖母離開亞斯達拉干城，坐着汽船到尼斯尼外祖父家裏去。

船在伏爾加河平流之上，緩緩的行駛。秋天的黃金色的兩岸，每一小時更換着新鮮的美麗的景色；青山高聳着，金黃的落葉，飄浮在水面上。

「看呀，這一切是多麼美麗呀！」外祖母不停的叫着，眼睛因快樂而更張大起來。

於是，她吸着鼻煙，開始告訴他幾個關於善心的強盜、聖人以及各種野獸和鬼怪的奇異的故事。她是柔和的、神祕的講着這些故事的。高爾基被這些故事所激蕩，內心成長着一種不可抗的精力。他傾聽着，他咀嚼着從外祖母眼睛顯露出來，她內心輝煌着的快樂的熱烈的火焰，他心中創造出一種怪甜美的感情。在清朗的美好的天幕下，從早晨到夜裏，他和外祖母在甲板上，如此親切的快樂的談着。

母親是很少到甲板上來和他們一道。她陰鬱的，嚴肅的，很少說話的。一天，船靠近撒拉托夫鎮，母親大聲的叫着水手，和外祖母走出艙外上岸去了。遺留高爾基在後艙，

一個穿藍衣裳的水手伴着他。他很不解甚麼叫「撒拉托夫」甚麼叫「水手」。

「你是誰？」他問穿藍衣的人。

「我是一個水手。」

「那末，撒拉托夫是誰呢？」

「撒拉托夫是個市鎮。」

這時候，船上一陣響亮的吼號聲，把這個藍衣水手捉走，迅速的離開高爾基。一種「偷跑」的欲望佔據這個小小人的心，他大膽的走出艙外。船上的人，蜂擁的挾着皮夾和包裹，像是要離開這個船的樣子；他覺得他也應該走了。可是他走到船腰中間，被一羣農人叫住了：

「喂！你是誰家的孩子？」

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來，

他們圍繞他，撫摩他。經過許久的時候，那個藍衣水手又出現了。他告訴這羣農人：

「他是船裏亞斯達拉干的孩子。」手指着高爾基。

於是，他帶走高爾基，將他安放在一堆包裹上，他又匆忙的走了。

船上的嘈雜聲漸漸消沉了，黑沉的光線，窒悶的空氣，高爾基感到一切都是可怕的；他不知道是不是永遠留他孤獨

的在這空船上。他憤怒了；槍門的黃銅把柄不肯旋轉來，門顯然是被鎖住了；他拾取一個牛乳瓶向它敲擊；瓶打破了，牛乳濺滿他的身上，流到靴裏了。而門呢，依仍是緊閉着；他憤怒的哭着睡着了。

醒來，太陽現着笑臉照耀他，外祖母正在梳理她的長而多的頭髮。嘴裏溫柔的、細聲的、喃喃的說着：

「這真是上帝給我一種懲罰！這長的頭髮，在年青雖會使我驕傲過，但現在年老了，我要咀咒它了。這是一種懲罰呢，上帝賜的！」

累次，高爾基聽到外祖母談着上帝，他覺得和他的父親母親不一樣，父親母親從來不如此時常而親切的談着上帝的。

六十年前的俄國的船隻，行駛得是非常之慢的；他們在船上過了許多時候才駛到尼斯尼。他們的船停泊在這美麗的城外，聳立着無數細長的桅杆的河流之間。

外祖父——一個矮小衰老的人，穿着黑衣服，長着一撮金紅的鬍鬚，烏一樣的鼻子和青色的眼睛。他帶領着米蓋爾舅父，約可夫舅父，舅母和兩位表兄，擁在路前來了。母親高聲的叫着「爸爸」；外祖母瘋狂的抱着他們吻着，旋轉着。

外祖父將手放在高爾基的頭上，並且問：

「你是誰？」

「我是船裏亞斯達拉干人的孩子。」

外祖父不懂高爾基說的甚麼。他搖着他：

「你真是你父親的兒子。走吧，回到家裏去吧！」

病中的是新

張一濤

——兒童生活素描之一——

和我同房間住着的一位小朋友是新，在兩個星期之前就病下了！他從偉大的自然界裏，回到了一個三架屋的小房間裏病着，他從孩子們的隊伍裏，睡倒在一張又小又狹的鐵床上哭着。他面孔瘦得很，粥飯吃不下，在他的面部上，充分的流露着說不盡的悲哀！

平時候，他底活潑的態度，有趣的談笑，做事的精神，和快樂的神氣，是農夫和孩子們所敬佩的！現在呢，唉，不知給萬惡的病魔趕到那兒去了？他幾次想從床上掙扎起來，到大自然界去，負起小先生的責任來，和他的同伴講講故事，說說笑話，再報告一些時事，可是，總掙扎不起來，爲了這，他曾悲傷地痛哭過幾次。

他只有十二歲，但是他對於現社會的認識，是少爺小輩

們及不來的。所以他脫下了長袍，解除了家庭制度的枷鎖，由他的故鄉安徽跑到鎮江，進了一個××小學；不到一年，他覺得他校裏的先生都是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士大夫，他覺得他校裏的同學，都是公子小姐，連地都不肯掃，臉水都要老孀子倒的公子小姐，他不願在這傳統教育的設施下犧牲寶貴的時光，便徵求了他父母的同意，來到了上海，過工學團的生活受工學團的教育。於是，他現在所接近的是鄉下拖鼻涕赤着脚的窮孩子，是勞苦辛勤的農人。前幾個星期，正是農人割麥種棉和翻土蒔秧的時候，他看見一般農夫農婦在田裏工作，把喫奶攙扶的幼兒，丟在家裏或田橫頭，哭着，跌着。他就對我說：「請全體的小朋友去幫助農夫農婦帶領幼兒。我很同意。正在要計劃做的時候，他病下了，他病下了！」

當我們實現着他的建議的現在，他是病倒在一個小房間裏的鐵床上，眼睛呆視着染滿了塵灰的椽子。終於他由咳嗽聲嘆氣，而滿面是淚了！

我服侍他，我安慰他，我燒開水給他喝，我拿藥給他吃，可是，他的眼淚流到開水杯裏，流到藥碗裏！

「是新！你放寬心些！老是哭着，要哭壞你的身體的。」
接着，他是搖着頭，嘆了一口長氣，又睡下去了。

我看他是有着難言難語的苦衷在心裏，便常常這樣的問他：「你有甚麼事，這樣的哭着不歇？告訴我，我會代你解決的。哭是不能夠解除我們痛苦的啊！」

但是，他又是搖頭嘆氣，眼望着破窗椽子。

有一天，小朋友在開着談心會的時候，小朋友張仁根對我說：「張先生！是新的病要請醫生看，他比前兩天又重了些啦！」我點點頭，告訴他：「已經請醫生看了。」仁根又說：「他苦得很，對我哭着，他告訴我他是死了三個母親的苦孩……」我連忙問仁根：「他對你說的嗎？還說什麼沒有？」「沒有，我問他他又不肯說下去了。」

我平時和他談心，談到他家庭的時候，總是說很好，不肯把詳細情形講出來。原來他是有過三個母親的人，我便在談心會散會後，急急忙忙跑到房間裏去問他個明白。

我一推開房門，他是側着身體閉着眼睛，看去是睡熟了。我便去燒開水，預備他醒來時候喝。誰知在我燒開水的辰光，他抽抽噎噎的哭泣着。我連忙跑去問他爲甚麼哭？他又是搖頭嘆息不肯說下去。

我一面安慰他寬他的心，一面探問他心底裏的話。好久，他才說：「我就告訴你吧。」他喝了三口開水，凝思了一會，說了：

「我得先請你聽了我的話不要悲傷，我的歷史是很慘痛的！我有三個母親，我是第一個母親生的，我的姊姊也是第一個母親生的。第一個母親就生我們兩個。可是，我六歲的時候，她就死了。」

「生什麼病死的？」我問。

「是生病死的。死的緣因是吃反了一劑藥，也可以說是給郎中殺死的。沒有半年，我的父親又娶了一個，生了一個小弟弟又生病死了。那時，我有八歲了，在私塾裏面讀「方塊字」和「百家姓」。那個私塾先生姓黃，是個八字鬚鬚的老先生，他很兇，學生看他 and 老鼠見了貓一樣，我會給他打過好幾次手心，和關過幾次午飯學。有一次，我背不出書，關了一天沒有吃東西，我餓着肚子回家告訴我第二個母親，希望得到些安慰。誰知她不但心安我的心，反而板着面孔罵我：「笨貨！誰叫你背不出書。該打，該罵，該關午飯學！」我就去告訴姊姊，姊姊和我究竟是同胞生的，有些骨肉之情，她就安慰我一番，叫我用功些。後娘是不歡喜你和我，你各色事情要識相些。從此，我見了後母更加害怕，有甚麼事情，總是告訴我的姊姊。那時，我當姊姊是母親！私塾先生真可怕，我就時常逃學。爲了逃學這件事，我給第二個母親打了好幾次，有一次我的牙齒縫裏打出了血來。我姊姊不

服氣，便罵她不應該打我。這一來，後娘就在我父親面前講了許多不中聽的話，我的父親以爲是真的，便把我和姊姊逐出了門，不許回家。

「幸虧我的舅母替我們說情，父親才允許我們進門。以後，我們任後娘罵，咒，甚麼也不敢回答一聲了。可是，我進了小學，姊姊也進了女校。原因是後娘討厭我們，好像我們是一隻針要刺痛她的眼睛，便把我們送進學校。我們也很歡喜，得到了求學的幸福。鄰舍人家都對我們說：「你們要用功點啊！」

「在我十歲的時候，後娘便死了。後娘死後，遺下一個小弟弟，父親因爲沒有人「看家」和「守門」，便叫姊姊等在家裏。姊姊和我看待小弟弟和自己的胞弟一樣。

「後來，我的父親到鎮江去做生意。我的家就搬到了鎮江。我便改入××小學讀書。這時候，父親待我們很好，和從前親生母親在日時候一樣。到了鎮江不到半年，父親又娶了一個，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母親。」

「這一個母親待你們怎樣？」

「很好，她當我們親生男女看待，不在父親面前說壞話，我們也當她親生母親一樣。她的學問還很好，教我做算學寫日記，教姊姊寫信刺繡，我們得到不少好處。可是，她

有一點不好，就是不肯動手做事。什麼掃地，什麼燒飯，什麼洗衣服，什麼倒馬桶，都要姊姊和我去做。

她還不稱心，便請了一個「老媽」。因此，我的家裏便一天一天艱難下來。我父親只賺二十五塊錢一個月。一個月的薪水不夠一個月的開銷，每月總要拿些東西到當店裏去。有一天晚上，我和姊姊瞞了父親和母親，把父親的薪水算了一算：房租五元，電燈費二元，泡水錢一元，飯食賬二十元，雜用至少十元。衣服費和我的學費，以及老媽子的工錢還不算在內。你想：怎夠開銷呢？

我的父親並不理會到這一點。去年的十二月裏，我的父親賣掉三畝田才夠開支的。我和姊姊很不贊成這樣浪費金錢，提議不許喝酒，不許吸香煙，不許用老媽子，不許做綢衣穿，不許浪費一文。誰知我的父親和母親，大加反對。並且罵我們賤骨頭，有了舒服不舒服。這件事一直沒有反對成功。可是，後娘雖恨我們，但是比前一個後娘是好得多。

今年三月裏，我過不慣少爺生活，我不願讀死書做書獃子，便要求我的父親到上海來。我的父親不放心我出外，我的後母卻對父親說：「他要去你就送他去吧，免得在家裏糊鬧！」於是我便到了這裏。

「你來了，給信你過沒有？」

「有的。在一個月之前，我接到父親的信，說母親生孩子生死了。我接到了信，一天沒有吃東西。我便寫一封信回去安慰父親。」

「可是，最近我的父親不知到那兒去了。我爲了要做蚊帳，要夏天的替換衣服，寫了三封平信一封快信給他，一直沒有接到半個字的回信。」

真的，他是沒有夏天的替換衣服，沒有蚊帳，現在他穿的蚊帳是我代他向農民借的。

「張先生！這是我家庭的大概情形，你明白了嗎？」說着，他的眼淚如湧泉一般的流着。

「我明白了，你安靜些睡吧，不要再說下去了。」

最後，我對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含着眼淚向着房外去了。

七月一日寫於紅廟

車水

頑。

梅子黃時，原是多雨的季節。但是今年自入夏以來，到現在已有五十多天沒有落過天雨，並且天氣燥熱，比伏暑還厲害，據說爲六十年來所未有。太陽好似一盆燒紅的炭火，把禾田蒸晒得開裂。嫩綠的禾苗，已顯露了焦枯的顏色。農人們不分日夜的忙着車水，轆，轆，轆……的聲音，響遍了

四野。但是犯着渴水症的田泥，很快的把才車上來的水吸了進去。農人們很是焦急，千萬顆心渴望着落雨。

老王本來養着兩條牛的。爲了付田租，已將一條強健而有力的牛賣掉了。剩下來的只是一條瘦弱的老牛。在這烈日似的太陽光籠罩着的下面，拖着笨重的水車，繼續的工作了七八天，便格外的瘦了。肩頭已磨得出血。走的速度，也沒有前幾天那樣的快了。比較起來，一天要少車半畝田的水。但是老牛因爲沒有錢租牛，也就只好將就。

這條老牛又車了兩天，終於是支持不住了。在一天的中午正車着水的時候，忽然睡倒了。守着牛車的是老王的兒子阿狗，他看牛睡倒了，便忙用鞭子打了牠起來，那曉得起來剛走了兩圈又站住了。阿狗又用鞭子打，牛被了鞭子打時，便向前走幾步。鞭子一停，牠也就停了。雖經阿狗屢次用力的打，仍是一點沒有用。

在這頂緊要的時期，稻禾已快要乾死，而牛忽然的不走了，阿狗此時心裏非常的着急。他想這條老牛雖然老，但是做起生活來是很肯出力的，從來沒有像這樣過一回，今天大概是累了。因爲這次連連的車了十天的水，沒有休息過，不然，一定不會這樣的。暫時不車吧！於是阿狗便將繩結解開，從草棚裏弄了出來，轉回家喂草料去了。

老王正在愁着天不落雨，忽然看到阿狗牽牛回來，很是驚訝，便忙問阿狗道：

「這個時候不在田裏車水，將牛牽回來做什麼？」

「攆回來喂草料的，牛累了，車的時候睡倒了好幾次，讓牠歇一會兒再車吧。」

老王聽了兒子說牛累了，便嘆了一口氣：

「唉！車了這些天的水，牛已車累了。田裏仍舊是沒有水，天再不落雨，眼看着今秋就要成災了。三年兩頭荒，真要窮人的命啊！」

阿狗將牛牽到牛棚裏，拴在槽邊。放了些草在槽裏，便走開了。到了太陽還有兩三竹竿高的時候，天氣也不像中午時那樣的熱，涼爽得多了。阿狗走向牛棚裏來，預備讓牛再去車水。到了牛棚裏見牛睡在地上喘。放在槽裏的草料，一點兒沒有喫。他看到了這樣情形，心裏頓時發生了無限的恐怖，怕牛是生病了。便忙用手去摩牛的耳朵，果然不錯，兩個耳尖都很涼，嘴唇也涼了。他看牛真是生病，便忙跑出牛棚，去告訴他的爸爸：

「牛睡在地上喘，放在槽裏的草料，一點兒沒有喫，耳尖和嘴唇都涼了，一定是生了病。爸爸！你看。」

老王的臉立刻變了顏色。

「嗚呼！牛生病了。老天爺，活要窮人的命呀！」說着便跟阿狗到牛棚裏去。走到牛的身傍，也用阿狗的那個方法，摩了摩牛的耳朵和嘴唇。

「是生病了，這時候還早，阿狗，你趕快的到鎮上去將朱獸醫請來，看這牛是什麼毛病？」

阿狗的村莊離鎮上也有六七里路，他奉了父親的命令，便忙向鎮上跑。不多一會兒到了，到時天還沒有黑。

阿狗走進獸醫的門，看到一個女人在院子裏收着晒的衣服。他便問那女人：

「朱獸醫在家嗎？」

「在家的，他在那邊屋子裏過癮。」說時使用手指着那邊。

阿狗便順着她手指的方向跑了進去，是一間光線不十分充足的房子，這時獸醫剛將一筒煙抽完。聽到屋子裏有人的脚步声，便回轉頭過來向門口看。阿狗却已走到牀鋪的傍邊，倆人互相望了一望。阿狗便自己介紹，說明了來意。獸醫聽了之後，便對阿狗說：

「請你略等一會兒，我再抽兩筒煙。」說過便又抽了起來。

說是抽兩筒，其實五六筒還不止。抽好起來，便將烟具收到櫃裏去，又喝了兩杯茶，天已快要黑了，他們倆才動身

走，到時天已昏黑。

他們到時，牛已在十分鐘前一命嗚呼了。老王夫婦，都在牛棚裏守着已死的老牛流淚，阿狗帶着獸醫匆匆的往牛棚裏去。沒有聽到這事。剛進了牛棚，看到這樣情形，阿狗的臉變色了。獸醫轉身便走，在昏暗的夜色裏，跑回家去了。阿狗看父母都在流淚，他也就哭將起來了，一家三口，整整哭了一夜。

牛雖死掉，水是不能不車。沒有別法，只好一家三口都去做車水的工作。背着鐵繩，繞着車盤旋轉，拉了兩三天，車盤愈轉愈慢了。他們感覺十二萬分的疲乏，肩背都拉腫了起來，有的地方都印出血跡了。又幾天沒有睡覺，眼睛張不開也就小了許多。但是他們看着田裏快要乾死的秧，心裏便怕了起來，就是這樣的疲乏也不敢休息一天，或半天，甚至於連一小時都不敢休息。終於在一天的中午，三人先後都昏倒在車棚裏，經同村的人發覺，招集了些人來，將他們三個人抬了回家，放在床上，他們醒轉來還叫着：

「完啦！完啦！稻禾快要乾死了！」

孩子們的衛生現象

孫銘勳

天氣已經熱起來，每日破曉黃昏，有着成羣結隊的蚊蟲

在空中嗡嗡……的飛舞，牠們已經下了總動員令，要和人類作拚命的鬥爭，將來的結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孩子們每天來的時候，在他們肥嫩的小臉上、小手上、小腿上，時時可以看見一些黑紅的斑點，我問他們：

「這是什麼？」

「蚊蟲叮！」

「沒有帳子嗎？」

「有！」

「怎麼會被牠叮呢？」

「蚊蟲多呢！天還不暗牠就來了！」

「想個法子把牠趕出門去！」

「用稻糠燒烟，但牠也不去！真可惡！」

由於這些問答之間聽聽孩子們的語氣，可以知道孩子們也認為蚊蟲是可惡的東西，而對於蚊蟲有深切的痛恨。但牠們之痛恨蚊蟲，其原因只不過是蚊蟲把牠們的皮膚叮得腫痛。他們也知道要解除這種痛苦，但他們的方法又只不過是用掛帳子與用稻糠燒烟。這用掛帳子與用稻糠燒烟來驅逐蚊蟲的方法，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幾千年前的發明，一直傳授到今天，還被保守着為唯一的妙法。而在另一方面，掛了帳子，燒了烟，都可以把空氣弄得不好，都可以把人身上的血

液弄得污濁，但他們簡直不知道。而蚊蟲對於人類所造下來的禍患，更不只是把人的皮膚叮得腫痛而已，牠可以傳佈瘧疾，牠可以使人們成千成萬的死亡，甚而可以把人類弄得滅子滅孫，但大多數的人們，對此又有什麼知覺呢？

多數人的眼睛總是近視的，明顯的事物，可以看得出來；不明顯的事物，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蚊蟲把牠們的皮膚叮得腫痛，他們看得出來，他們知道用挖肉補瘡的方法，掛帳子，燒稻糠來驅除，而不明顯的可以傳佈瘧疾的大禍，他們看不出來，他們也就不會想方法來避免。至於另一種與蚊蟲傳佈瘧疾有同等效能的害蟲，他們更是一點也不知道。

在空中飛舞着唱出嚶嚶的歌聲，有時飛到廁所裏去，有時飛到飯碗上來，時而集聚在腐臭了的瓜果上，時而集聚在睡熟了的人們的鼻孔與眼角，這是什麼？這是蒼蠅。對於蒼蠅，我曾經去買了一些鐵紗與竹條來，做成蠅拍，我向孩子們下了動員令，一個人有一個蠅拍，凡是看見蒼蠅飛來，我們就拿蠅拍，和牠拚命，把牠打死。

昨天，上午十一時半，孩子們快要回去吃午飯了。我們的小朋友徐自治的那七十八歲的老曾祖母到了幼稚園來，她看見她的曾孫拿着蠅拍集中精力要去打一個蒼蠅的時候，她馬上把她手裏的佛珠丟下，趕快去把自治手裏的蠅拍奪下

來，而且說：

「阿彌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小孩子家，不要做這喪德的事呀！阿彌陀佛！」

用蠅拍來打蒼蠅，已經是很笨的方法，而我們在不得已的時候，儘可能地指導孩子們認識蒼蠅，使孩子們知道人類要求生存則不能不與蒼蠅作戰，這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笨的方法。而這可以代表多數人心理的老太婆，她就認為這是罪惡的事，她就不知道蒼蠅傳播起瘟疫來可以弄得成千成萬的人死亡。社會一般人對於蒼蠅給人類所造下來的禍患，至今尙不會觀察，所以對於蒼蠅的蕃衍生息，一向只聽牠自由，絲毫不加侵害。廁所裏有成羣結隊的蒼蠅，廚房裏也有成羣結隊的蒼蠅。人們是不願意把廁所裏的東西拿到廚房裏來，但蒼蠅替他們把廁所裏的東西拿到廚房裏來之後，他們並沒有表示不願意，就是病了瘟疫，死了人，他們也只知道怨天，只知道怕天，不會追問到蒼蠅的身上去，所以他們也就不會對蒼蠅大興討伐之師。

一天早上，我剛吃過早餐，把寢室裏的桌上的物件整理好，榴生就來了，他照例是一來就先跑到我的寢室裏來的。我今天起還以為他是一個人來，誰知抬頭一看，他的姐姐已站在門口，並且對他說：

「叫一聲孫先生早！」

但他只是伏在椅子上玩弄着他的手指，眉頭有些打縷，一聲不響，雖然他的姐姐對他說了三次，但他終於沒有把這一聲「孫先生早！」說出來。於是我便看法似乎是笑話而實在是正經的說了一句：

「榴生！你昨夜的覺沒有睡好吧？」

站在門口的他的姐姐和另外的幾個人都大笑起來了，在她們，自然以為我這句話是開玩笑，而實在我這句話並不是開玩笑的。她們走了，我把榴生的手牽着走出寢室去，他就自己到書架上去把積木拿下來玩，玩了一會，他眉頭上已沒有打縷，而且嘴角已現出笑痕，我才問他：

「榴生，你晚上同什麼人睡覺？」

「呃，同我娘，同我爸，一塊睡。」

「睡覺的地方有窗子嗎？」

「有！」

「窗子有多大呢？」

「有，有，有這樣大。」他用兩隻小手展開在胸前比方着，就他的手的姿勢看來，那窗子大約是一尺直徑的圓扇。

「你們睡覺的時候，窗子打不開的？」

「不，關的好好的！」

「點燈嗎？」

「點！點！一小個煤油燈！」

「門打開嗎？」

「不！門也關好的。」

既然把門窗都關好，又放下帳子，而且還要點了一小個煤油燈，這房子裏的空氣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了。真說肺管裏吐出來的炭氣無法輸出室外，室外的新鮮空氣也無法輸入室內，單就這一小個煤油燈的油煙，也可以把人的頭腦薰的昏疼，然則他早上不快活，眉頭打着褶，不願叫一聲「孫先生早」！是由於「昨晚的覺沒有睡好」，難道真是開玩笑而不是正經的話嗎？

中國人對於空氣也是不認識的，雖然他們天天是生活在空氣中，天天要呼吸空氣，但空氣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他們是全然不知道的。所以他們修的房子，不願多開窗戶，點着煤油燈睡覺，用稻糠燒烟來驅逐蚊蟲，這都是不認識空氣的緣故。鄉村中的孩子，雖然白天可以在漫無邊際的曠野裏奔馳，自然可以盡量呼吸新鮮空氣，然而整夜關在這重重封閉的囚籠中，兩相比較，恐怕所得不償所失！「臥室宜黑暗」的格言，這又是不認識陽光的證據。

我曾經有着下面的一種經驗：受了風寒，頭昏鼻塞，手

足軟弱無力，腰背酸疼，肺部氣管悶促，咳嗽多痰，於是，我除了早上吃兩個生雞蛋而外，整天不吃飯；搬個椅子到門外去晒太陽，作長時期——幾乎是整天的深呼吸，每隔五分鐘，就渴一杯白開水，小便解了不少，小便的顏色，也從深黃變成淡黃再變成清色，肺裏的濃痰變成淡痰再至於無痰，如是兩天，病好了。「開水萬能」這句話，雖然不免有些過當，但開水之用途極廣而對於人的身體極有益，這是一點也不能否認的。人的身內含有水分百分之七十，所以水的重要可想而知。她可以幫助腸胃消化食物，可以保持體內細胞的生命，可以使體內的血液清潔，可以促進體內的新陳代謝。據醫生的研究，成人每天要喝白開水九大茶杯至十大茶杯，兒童每天要喝白開水五大茶杯至六大茶杯。兒童體內的水分多，則週身肌肉的顏色便豐潤而美麗。多喝開水可以減少疾病，偶然感受的疾病如：頭痛，腹痛，寒熱等病，確實可以用開水醫治好的。但通常一般中國人對於水也好像是沒有認識的，他們不歡喜喝開水，而歡喜喝茶，喝茶於身體沒有什麼好處。有時候他們簡直喝生水，水中的泥沙，水中的微生物，水中的病菌，他們都不看見，他們也不知道。至於平日洗衣、洗菜、淘米、煮飯、洗臉、洗澡等，他們對於用水也是非常吝嗇。有很多的地方連水井也沒有，他們用的是鑿水

或清水，若要叫他們打鑊，做濾水器，那是更不用說了。這在一方面自然有關於物質文明的建設，而中國人之不曾認識水，所以不會想方法來解決用水的問題，這是不能否認的。文明的程度，可以拿用水的程度來做量尺，則西洋人之用水非常浪費，與用水很吝嗇的中國人相較，這文明程度也就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

前天，大中沒有到幼稚園來，聽說是病了，傷風。我拿了兩片「阿斯匹林」去看她，走到她家的大門口，她的祖母就出來迎接着，我把「阿斯匹林」交給她，她連聲說着：「謝謝！」看她似很感激我的樣子，我說：「我要看看大呻！」她似乎有些不願意，我心裏一思索，大概她們此地是有這種習慣：生了病，是要忌諱生人。然而我是大中的先生，而且大中與我的感情也很好，她又似乎不便拒絕，沈默了半響，她才引着我去。經過中堂，再轉了兩個灣，我看見大中在一所陰沈黑暗的臥室裏俯着頭，彎着腰，坐在一個發着熊熊然的火光的爐子旁邊養病，我伸手摸着她的頭，熱得像一團火，她的頭經我一摸，鼻孔中發出「噁——」的痛苦聲。我的心也就跟着這孩子的痛苦聲而打了寒顫，我真替這孩子叫屈。我告訴她的祖母：「趕快用開水把「阿斯匹林」給她吞下去，放她到院子裏去晒晒太陽，不要在屋子裏烘

火，多給她吃些開水，病自然會好的。」然而她的祖母怎麼答覆我呢？她說：「小孩子家，痛痛病，不要緊，誰個吃了五穀不生病，誰家的小孩子不痛病，不痛病的小孩子是長不大的。」你看，這是一種什麼心理狀態呢？

問到她其所以痛病的緣由，是因為上前天晚上由幼稚園裏回家來，在路上走了很長的一節路，身上發熱了，到了家，馬上就把衣服脫掉，然而不到五分鐘，便喊「冷！」夜裏便發起寒熱來，是傷了風了。

已經是夏天很暖和的天氣了，而大中的身上還穿着一件長棉袍和一件短棉襖。孩子們的體溫比成人的大，本來就應該比成人穿的衣服少。她既穿了這樣多的衣服，又是這樣暖的天氣，孩子本好動的，動了之後，自然身上要發熱，發了熱，不脫衣服恐怕也要生毛病吧！她們用這樣多的衣服給小孩子穿在身上，原來是很愛護這小孩子的，然而愛之不以其道，不顧到天時的變化，不顧到孩子的身上的需要，所以愛之適以害之，害她痛了病以後，還以為「不痛病的小孩子是長不大的」。小孩子真的要痛病才長得大嗎？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發明的道理！

又有一天的中上，我送台治回家去吃飯，走到了一個十字街口，這裏有賣油條的，有賣燒餅的，還有一個用糖漿做

成雄雞小鳥之類來引誘小孩子的穿着一身油膩衣服的老頭兒，治走到這老頭兒的面前，伸手拿了一個雄雞，口裏向我喊着：

「我要！」

這時我的身上是沒有錢，而同時我的理智又告訴我，這是不容允許的事，我於是不得不拒絕了他的要求，然而他哭了！

我的理智與感情在交戰，終於是理智告訴了我，倘若這次屈伏於他的要挾，則下次接着來的要挾，就沒有方法拒絕了。於是我也不管他哭不哭，抱着他走回家去。走到他的家裏，他的家人出來，我說明了他爲什麼哭的故事之後，並對他的家人說明：「外面賣的東西，太不乾淨，不要買給他吃，吃了怕會生病。」他的家人答應了：「好的，好的！」之後，便抱着他向屋裏去，而我也就向後轉走出來了。誰知剛剛走出大門不遠，這哭聲便在後面跟着而來，我回頭一看，是他家人抱着他出來買糖了。

我拒絕了這孩子的要求而使他有傷心的痛哭，這在我的心裏，也感着相當的痛苦，然而這孩子已經被他的家人養成喜吃零食的習慣，這已是沒有疑義的事情。「兒童早年的飲食是最重要的，不單在於他們的呆板與活動，遲鈍與敏

捷，蠢笨與聰明，軟弱與強壯，是有關係的。並且他們的一生都受很大的影響。他們一生的印象傾向於口味以及一切在兒童時期從飲食方面得來的，都可以使他們後來的感覺上極不易改，直到能自立時也不能改去；因爲他們兒童時代生理方面的事情，直可以影響到終身，並且兼及於智慧。這裏有一件事是做父母的及做看護的人所應當知道而當永久記住的，因爲這是引導到各方面去的一條捷徑。就是在兒童時期中簡單及儉約的飲食，可使其將來得着力量和快樂——實爲人生的最要。反之，如在兒童時期中常給以口味過重的飲食，如太香的或太甜的，便要把胃的習慣弄成最壞的了，並且極難改掉的，有時雖勉強壓制，也不過短時間罷了，或者有時反引起更大的反抗；從此一個人的品德及自制力全給降低了，使他不能守他一切的本分。這是我們的老祖宗福祿貝爾在他的人的教育一書中說的話，我們現在對於一般喜歡把零食給兒童吃的父母，究竟要用什麼方法去勸導她們？「病從口入」這句話，一般人多是曉得的，然而他們又要用很多的很好的食物給他們的孩子吃以表示他們對於他們孩子的愛護，倘若一旦他們的孩子因食物而得了疾病時，他們又只知道怨天怨命，這是多麼愚笨的事情。

科學新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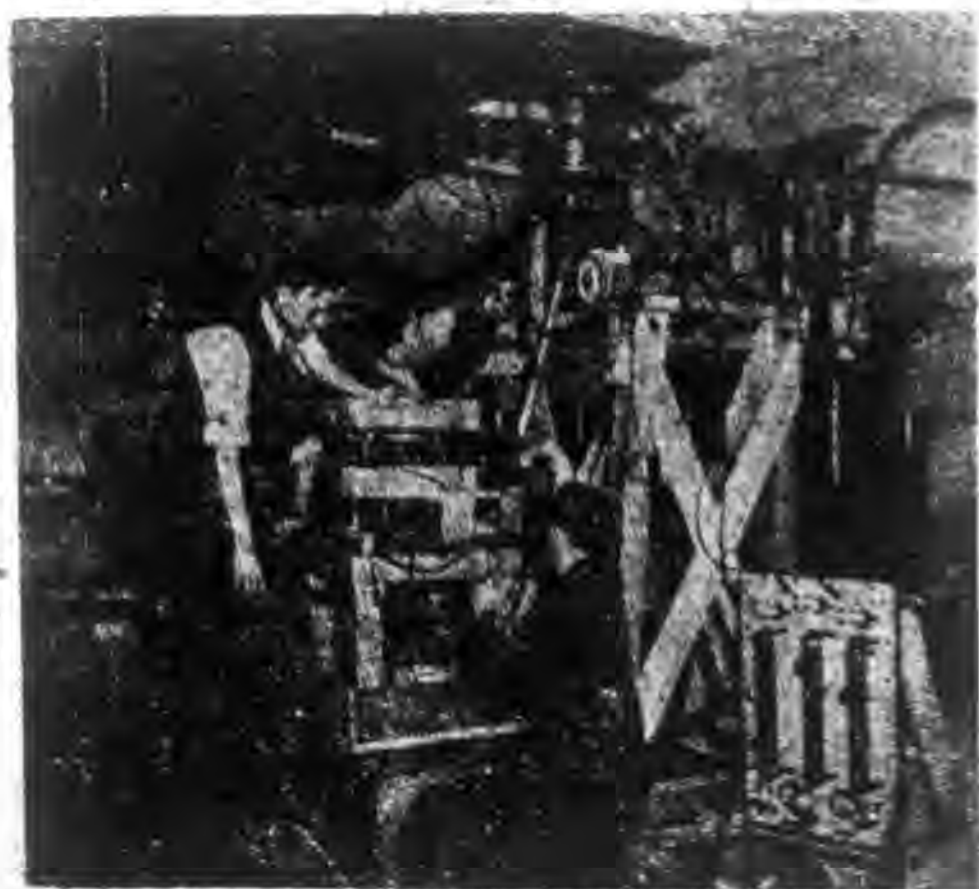
原子的照相

白·桃·

宇宙間各種物質，都是由原子組合起來的。把一種物質分了再分，分了再分，就成了極小的分子。把分子再分，就成了極小極小的原子；把原子再分，便成電子。電子之渺小，是無論如何都看不見的。就是較電子大的原子吧，牠比我們所能看見的極短的光波，還要小到不可言喻。各種物質既為原子所組成，但是，我們要把一個個結合着的原子，分離開來，成了一個單獨的原子，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想看一看原子的形狀，更是談不到了。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人能想直接看見原子。

最近，美國的科學工業家，在華盛頓設立了一座極大的發電機，能夠發出一，三〇〇，〇〇〇伏脫的電流來，將物質的結合原子擊成粉碎。這隻機械是這樣的：頂上有一隻六呎寬的鋁質大空塔，而用絲的帶子來儲蓄電，空塔下面有一根直立着的真空管，這根管子就是用來擊破結合着的原子的。只要把驚人的高壓電流接上真空管，於是結合着的原子就被擊散。他們曾經把結合着的鐳原素和硼原素的原子，擊

碎過。



上圖：為在發電機下之屋子，有非常之真空管伸入發電機內。

左圖：為最初表明氩 (Argon) 及氖 (Neon) 原子之照片。原子約放大至 200,000,000 倍。



上圖：百三十萬弗打之高電壓發電機。運用這發電機，將鐳與錒之原子，在下面垂直的管中擊碎。



原子的照相，最近也由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康蒲頓教授 (Prof. Arthur Compton) 製作出來了。他把組成物質的基本原子，拿出有形相的照片來，給科學家和一般人看，使大家可以明白原子是什麼。上面已經說過，原子是無論如何都看不見的。但牠的形狀，可以從X光透過一團聚積着原子後，所留在照相片上的影子上，推演出來。從X光片的影子上，康蒲頓教授很精密的改造出氦，氫，氮等原子的模型，把這此模型放在照相機的前面旋轉。結果，所照出的原子照片，是一種白色的，令人目眩的小球形。這種原子照片，雖然是迂迴曲折，間接照出來的。但認為和原子的外形，是沒多大差別的。

蜜蜂醫治瘋濕病

董純才譯

你們要是被蜜蜂刺過的，你們就會經驗到一種劇烈的疼痛，隨後就是發腫，多少還有些兒痒。不久之後，你們就會把這件事忘記得乾乾淨淨。

然而蜜蜂的刺傷，並不常是一樁溫和的災難，有時也會隨着發生重大的病症：虛脫，眩暈，昏厥，……甚至死去。

發生這種變故，是因為蜜蜂的毒質，和蛇毒中最毒的毒質——眼鏡蛇的毒質——相差不多。從化學的性質上說起

來，蜜蜂毒是一種極複雜的物質，含有一些蛇毒的成份，和一些像番木鱈精和莨菪的奇異的植物鹼質。

有時蜜蜂刺一下，就可使人暴死；有時刺兩百下，也不過稍微苦惱一下兒就完了。這是要依蜜蜂的健康狀態和被刺者的體質為轉移。關於這問題，現在已經做了許多研究工作，目的在證實這種特殊中毒的機械作用。

但是在這兒，我們並不去注意那蜜蜂攻擊人的意外變故。我們所注意的是牠那由人安排的審慎的攻擊。「這個人當作食物的東西，對於別的人却成了毒物。」這句古話用在這兒倒是很對。蜜蜂毒對於這個人是一種致命傷，對於別的人，却又成了無上的療病藥。原來蜜蜂毒是各種瘋濕病的死敵。古時候，希波革拉第 (Hippocrates) 和格林 (Galen) 都已知道這事，但是經過幾千年，這種學理都湮沒無聞了，直到最近才被兩個法國醫生——朗西大學的伯南醫生 (Dr. Maurice Perrin of the Faculty of Nancy) 和巴黎大學的格諾醫生 (Dr. Alain Cuenot of the Faculty of Paris)——所重新提起。

蜜蜂毒的性質

蜜蜂毒有四種主要的特質。第一，蜜蜂毒是一種優良的強壯劑，有許多老農說他們被蜜蜂刺過之後，往往覺得更加

強壯，且見勇敢。他們當中有幾個人甚至主張說這種方法可以擔保長壽而強健。

蜜蜂毒是一種奇特的誘導藥，遠勝於芥子泥，吸角法和艾。蜜蜂毒還可以防傳染病，曾經很有效驗的用來預防時疫，如霍亂，瘧疾，支氣管炎，眼炎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蜜蜂毒為一種有效的防瘋濕病劑。

這兩位科學家，很懷疑他們實驗的開始時的結果，但是不久之後，他們不得不承認這新的治療法有成功的可能，因為其他各種方法都失敗了。

技術

他們多少都採用了下列的技術，來做他們的各種實驗。

治療大部分的病人，都是用鑷子鉗住活蜜蜂貼近患處。

這剛和一般人的意見相反，捕獲大批的蜜蜂，既不困難，也不危險。蜜蜂都可放在玻璃瓶裏，到要應用之前，當時就用鑷子鉗出。

大概的說，蜜蜂一接觸皮膚，馬上就用刺刺人。偶然間遇着懶怠的蜜蜂，用鑷子輕輕壓一壓，也就可以催促牠來盡牠的職務。

蜜蜂捉來之後，就要拿牠們應用，越快越好，因為不久牠們就會僵死的。

起初幾刺，會引起劇烈的局部的刺激和痛苦，但是在繼續刺下去之後，痛疼的感覺是不會增加的。最有效的治療，是拿蜜蜂對準着患處刺。有一點却要牢記在心的，就是這種昆蟲雖然比較清潔，但每一刺都是能致腐敗的，可以引起一種傳染病。

為求避免意外起見，為求在冬季也有蜜蜂毒可供使用起見，這兩位實驗者，就將蜜蜂毒取出，保存在小瓶裏。為着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將蜜蜂的刺和毒腺拔下，放在酒精裏消毒。刺和毒腺在酒精裏要放兩三個月，等這液體蒸發完了之後，就拿一種生理學的溶液，裝進小瓶裏，將瓶封好。毒質大約要八星期就可浸化，然後就可應用，和活蜜蜂的毒質一樣有效。

用這種毒質治療，是非常疼痛的，不過只有在開始的時候痛一下，所以就是很執拗的病人，也能忍收得了。

也許有人反對，人既然能死於蜜蜂的偶然的一刺，那麼用這種治療法，當然也有危險。這確是不錯，但是醫術早已發明了檢查個人的特質和過敏性的方法。醫生都準備好了，一見最先的危險象徵，就立刻參加進來。第一刺刺過之後，就很嚴密的看護着病人，如果發生的反應滿意，那才繼續施行治療。

有百多病人，都是受這兩位醫生治療好的，都作了這方法的恩惠的鐵證。在他們當中，特別見效的是一個三十一歲的婦人，她從一九二四年起開始患瘋濕病，沒有一樣治療法，能夠減輕一點痛苦。她在一個月內，注射了五十九針蜜蜂毒，注射之後，疼痛就大大的減輕了，並且她也能睡覺了。於是繼續治療下去，這個婦人現在已恢復原狀，能夠自己單獨出外，這還是八年來破題兒第一遭哩。

另外還有一個特著的病人，就是一個喜愛打獵的獵人，有一次晚上出去打獵，在膝上得了瘋濕病。用一個活蜜蜂來治療，頭一次就減輕了痛苦。一個星期後，再用四個蜜蜂來治療，痛苦就完全消失了。

當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會見效。有再發起來的，那只要重新加以治療就行；也有完全失敗的，但是治癒的和治得有進步的人數，總佔多數。

這種毒質發生作用的情狀，仍是很神祕，這種毒質的特性，靠那種物質發生作用，也是很神祕。

這種新治療法——叫做 *A. Inization*——現在還很幼稚。

至於蜜蜂呢，牠供給我們蜂蜜，原來也就很不錯，現在對於那班可憐的瘋濕病人，醫藥科學還沒有救濟法，而牠似乎將要變作他們的救主。所以我們應該感謝這種昆蟲，因為

牠們要為減輕我們的痛苦而死亡。牠那有鈎的前刺，一經留在肉裏，牠就受了致命傷，不久之後就會死亡的。



教學做報告

自從開工以來 (三)

戴自俺

(五)

——鄉村幼兒團體世紀之三——

在這裏，我們沒有能力雇用老媽子，我們也不主張雇用老媽子，因為她們對於孩子們的生活之處理是要援用着許多不合理的習慣保守着許多牢不可破的成見的。我一再的提了：這裏，我們大膽地試用七八歲的小孩來做幼兒的陪伴。他們是幼兒的小朋友，幼兒的小看護，又是幼兒的小先生。他們所具備的條件，不特是一班老媽子所沒有具備的，就是我們所謂工師也還沒有具備完全。

一天的上午，祥生——還不滿五月——在我的懷裏大便起來了，我應付這樣的事件，還算是第一遭。起初，我是有些手忙腳亂，我很怕孩子大哭起來。但待我把尿布慢慢解開另找一塊干淨的布去措的時候，他不哭，他兩手只是上下揮

動，兩腳舉起又落下，好似顯出一種很適意的樣子。把所有的污穢都揩去後，還得再來繫上一塊尿布，以免下次的危險。這一件小事，可難了我了。尿布是孩子的母親帶來的，約一尺長一尺闊的一塊舊布，對角各繫了一小布帶，我不知道究係如何用法？我把孩子橫睡在我的腿上，再把尿布往孩子的下部「住，便開始翻起來。但還沒有翻好，孩子的兩個小腿一動，尿布便落下來了。我不信！我再弄。越弄，越弄不成。孩子是越動得厲害了，我是愈覺得特別吃力。如是弄了總有十幾次，弄得一個滿頭大汗，還是弄不成。剛好，小陪伴翠貞——八歲——來了，她接了過去，不到三分鐘，她弄好了。這幼兒抱起來，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這是小陪伴所特有的能力，我們所不及的。在這個事實下，誰敢說小孩子無能呢？誰又敢說工程師是萬能呢？

「這裏的小朋友一點沒有秩序，怎麼辦啊？戴先生！」

同工中是常有人把這個問題來問我的。

「今後要特別注意一點，今天許多參觀人來，小朋友的秩序是太壞了，這給人們一種不好的印象帶回去，是不應該的。」

一次，一位同工領導一批參觀客人參觀之後，這樣對我提出了這個忠告。

「秩序？」「什麼叫秩序？」「爲什麼要叫小孩子守秩序？」我根本便對它懷疑。我覺得，普通之所謂秩序，它與專橫的統治階級之統治羣衆的種種禮俗習慣是沒有兩樣的。我以為，孩子們要過一種集團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一種維持這集團生活的紀律。而這紀律，須是他們自己承認而且共認的，才能發生出偉大的力。

在平時，在幼兒們沒有來的時候，每天吃了午飯來的時候，成人們都在午睡，他們——兒童工學團的小團員——不需要午睡，老是打着，鬧着，雖然有每天監護的工師幫助他們，但他們的空氣老是沒有一刻能夠寧靜下來的。自從幼兒們來了以後，他們還是這樣的鬧着。

一天，三個幼兒正睡得很熟的時候，他們鬧起來了。我便開始做一件工作。我把所有的孩子都請到幼兒寢室裏來，我請他們細看那熟睡着的三個幼兒，我問他們：

「你們看，三個小困睡得好弗好？」

「好！」大家很注意的說。

十幾個孩子異口同聲地說一個「好」，聲音是太大了！我馬上用手指在嘴邊作了一個手勢，繼續又對他們說：

「輕些！把小困吵醒起來，他們要哭的！」
於是，大家不作聲了。

於是，我再問：

「小困睡覺的時候，大家好弗好吵鬧的？」

「弗好！」

「爲啥弗好呢？」

「小困在睡覺的時候，吵鬧了，把小困吵醒起來，伊拉要哭，弗好了……」

「好，從今朝起，大的小朋友都是小困的大哥哥，有的是小困的大姐姐，要好好地照料小困，弗要使伊拉哭，弗要使伊拉弗能睡覺，要抱伊拉，陪伊拉玩，……大家看，可好？」

「好！」

從此以後，每天在睡覺時候，有的是陪伴小困睡覺，有的是自己找地方去睡覺，有的則到小圖書館去看書，工師的消極的勸阻，不及幼兒們的積極的請命！我不知道這是普通一般所謂的「秩序」？還是孩子們自認而共認的一種維繫集團生活的「紀律」？

把許多的事實歸納下來，我們覺得，試用八九歲的小朋友作幼兒的小陪伴，至少有下列幾個優點：

一、瞭解幼兒的生活比我們深。「兒童不是成人」。「孩子們有孩子們的社會」。我們儘管有「入境問禁」，

「入國問俗」的準備，但終不如孩子們自身知道之詳而且盡。譬如，桂馨的家庭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祥生的母親平時是怎樣對待祥生？那一首兒歌是教幼兒睡覺的？那一隻故事是講給那一種幼兒聽的？此地的母親們平時是怎樣處理小孩？那一類的東西是怎樣的用法？……這些，都是小陪伴容易知道的問題；在我們，反是不容易的。他們瞭解的程度是比我們深。

二、盡力而爲。凡是交一件事給小陪伴們做的時候，他們沒有虛假，沒有推諉，他們總是勇於任事，盡力而爲。當着他們抱幼兒的時候，有時滿頭大汗了，他們還是不覺其苦；當着他們要陪伴一個幼兒使之入睡而幼兒還不睡的時候，他們總是想盡方法來使之入睡。他們是好玩，但他們的好玩也就是絕大的真誠。

三、沒有成人的勢利的眼光。我們自己應該慚愧，應該痛哭，我們口口聲聲叫着要爲勞苦大眾的孩子謀幸福，我們對於所有的孩子都要「一視同仁」，沒有什麼富貴之分，也沒有什麼貧賤之別。然而，也許是傳統生活習慣所造成，對於孩子，干淨一些的，

我們常給以一種愛護，醜態一些的，常會發生一種罪狀。這，據某派心理學家說來，這是人們的一種審美的觀念。但我不敢表示贊同。我覺得，這沒有別的，這就是一種「勢利」。我們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多重的觀念，就是表示我們沒有脫離這勢利的社會的支配！在小陪伴們，他們便沒有這樣的觀念，不管任何人家的孩子，他們是從不會分別看待的。這，在我們且做不到，在老媽子或者是一班小姐少奶奶式的幼稚教師們能夠做到嗎？

四、是頂好的公民訓練之一——努力做個世界的公民！

一、馬克思曾經這樣對人們說過。在我們底集團裏，包含着：生產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助的意義。我們要幫助孩子們運用他們的力量以解決他們現實生活的困難，取得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慾望。我們不希望他們各自的個體在這裏得到一種力量去解決他一己的問題或是滿足他一己的享受，我們是希望他們在這裏就能盡量發揮一種互助的熱情而在將來能夠做一個「世界的公民」。在試用他們作小陪伴的機會中，便有着這是一種絕好的訓練。

我不能有意掩埋事實，在述說優點之後，這裏有着的問題——或者不能算是問題——我還得提將出來：

一、「我們的孩子是來讀書的，不是來抱小团的，為什麼叫我們的孩子替人家抱小团呢？」一部份沒有小团送來的孩子的母親，她們是提出了這樣的抗議。對於這抗議，我們除了把小陪伴看護幼兒的時間支配開求其減少到相當限度外，再有，就是盡量對孩子們的家人解釋。當然，在這一班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鄉民社會裏，我們的解說所發生的效力是有限的。但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停止我們試用小陪伴的試驗。

二、有一部份的幼兒，是由他的哥哥或姊姊帶來的。當然，他的哥哥姊姊也就是他的小陪伴之一。但問題却并不如是簡單。照幾個星期來的事實，凡是有着哥哥或姊姊帶來的，他便認住只要他的哥哥或姊姊，要是別的人去與他接近，他不要，他大哭。哭，哭，一直要哭到他的哥哥或姊姊來了，他才不哭。這當然也是由於現在這自私的社會所造成的，我們除了慢慢把他解放而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問題還不止這樣。這一部份哥哥或姊姊，他們也只是

八九歲的小孩，但不知怎的，在他們帶領弟妹的時候，好時，他們往往會犯一種如慈母般地過於溺愛的病；不好時，他們會打他，咒他，在他們却好像是一種權利，而我們的干涉有時他們竟會認為不對的。我們也知道這權利是由於家庭給他們的，但要怎樣才能訓練他們不致濫用這份權利呢？

三、成人，是一種頂不長進而又善於作假的東西。以為有了小陪伴了，好多的事，多存依賴或是放棄之心。我發現這現象是頂早，因而我們的避免也就頂快。但以後還難免再「舊病復發」，這是值得我們深省的。如有同志要試用此法的時候，這一點請不要忽略。現在我們決定，凡是我們所缺少的，我們只有虛心地到孩子們那裏去學習，我們絕不貪用孩子們的便宜而墮落了我們自己！

雖然如此，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運用八九歲的兒童作幼兒的小陪伴，是我們幼兒園的最寶貴的新收穫！

(六)

因為我們底技術——對付幼兒的技術——的缺乏，因為環境的能力之不允許，最初，我們決定，我們所要招收的幼兒須在二歲以上，六歲以下。但不行，剛剛開始的時候，便

有了一個不滿五月，一個剛滿五月的幼兒送來。還有一個，據鄰居的小朋友說，一歲半還不到，但他母親送來時，却對我說：「剛好兩歲」。推其意，要是她不說「剛好兩歲」，以為我們是不會把她的孩子收下來的。其實，我們又怎能那樣的「拘而不化」呢？「來者不拒」，難道在幼兒部份就應該有例外嗎？就要有例外嗎？不能！

最後，我是大膽地收了下來。

我還說：「要是有三個月的，兩個月的，以至一個月的，只要她們肯送來，我都可以大膽地收下來！」

關於這五個月左右的孩子的生活之處理，當前逼迫着我們的是有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一是大小便的時間之研究及其處理方法，其一便是吃奶的問題。

大小便的時間，很不容易知道，因為他有一部份的時間是在家裏生活，在家裏，我們不知道家人給他吃什麼？吃多少？是否訓練他有定時，定量？所以很不容易知道。至於處理方法，第一二次是比較生疏，不免有些手忙腳亂，但多經幾次，也就順利得多。換下來的尿布尿布，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每天則交由幼兒的母親自己去洗，每天把幼兒送來時，則多帶幾條乾淨的來。

一次，我曾與祥生的母親談及，雖是幾個月頭的小田，

吃東西也要給他有一定的時間，有一定的分量；再說，大便都要給他有一定的時刻。

祥生的母親笑了，說：

「先生！這是沒定規呀！這是交關難辦的事體呀！」我又詳細地同她解說一遍，對於我的意見，她似乎很接受，似乎覺得是一種好意，但生活的鞭子鞭策着她們，叫她沒有餘暇——或者說是沒有心情——來好好地料理她的孩子，她只好表面答應我而暗自傷痛了。

再說到吃奶的問題。

這問題，在勞工幼兒園時，曾給我幾個星期的不安。在那裏，起初，我們擬用奶瓶由各個孩子的母親把奶擠下送交我們代餵，但這是行不通的。繼而便擬用荳乳粉來代替，也不行。我下鄉以後，這問題還是跟着我下鄉。這次有了五個月的幼兒來了，事實的追迫，這問題才找出這樣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就是，與幼兒母親約定：

「每隔二小時，到幼兒園裏來餵幼兒的奶一次！」

本來，要是身體健康的母親，每餵幼兒一次之後，是可以經四小時之久的。但一般的鄉人，他們大多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他們更少有鐘錶可以隨身帶在身，所以我便約定兩

個鐘頭來一次，以免意外。這試驗的結果，幼兒的母親是如約前來，但時間是有些參差。幼兒的母親雖然是跑了一些路，但一來看到她的孩子是在好好地玩或好好地睡，她們便顯示出無限的歡欣。在每次要離開孩子的時候，她們是常常表露出了一種依依難捨之情！

運用幼兒自己母親的奶以哺幼兒，這在農業社會裏是行得通的。我這裏所提出的就是一個例證。

七月三日晨，病後。

小農人墾荒記

王·佐·舟

一、荒地

我們的校門前，有一塊面積約三畝大小的荒地，這荒地就是我們要在上面計劃生產的小農場。

鄉村的孩子，培養在「家庭大學」裏，大都有很豐富的農事經驗，和很濃厚的農事興趣。所以對於這塊荒地，久已伸拳舞掌，表示要向牠進攻。

這一塊荒地，原是我們房東竹園。在先這一園竹子也長得很茂盛。現在這個竹園不長一棵好竹，只長些竹毛雞樹，一片荒涼的野地。今年房東把房子押給我們做校舍，連這一塊荒地也附帶抵給我們做農場。

二、測量

「鄉下無廢地，鄉下無廢人」，現在我們取得那塊荒地，絕不能再叫它荒廢下去。一天開早會的時候，遂有人提議組織荒地測量委員會，一致贊成；並通過茂祥、培珍、南秀、容鈞四人為委員，負責測量。

測量時最緊要的工作為分區；分區先須量地；量地最好用皮尺。但是我們根本沒有，只有用兩根行李繩子結在一起，用米達尺把牠比着量。每量一尺，使用墨水畫一道黑線。量到十尺，便畫一道紅線。

繩尺製成了，便着手測量：茂祥和南秀牽繩尺，容鈞拿紙筆記錄量出的尺寸，培珍撒石灰粉標劃界線。總分全場為三大區，第一區定為二千七百方呎，現在決儘第一區先墾。第一區又分為三十六畦，每畦定為七十五方呎（五呎寬，十五呎長。小朋友體力大的每人種一畦，體力小的兩人或三人合種一畦。

三、工具

墾荒的工具，決由小朋友各從自己家裏帶來，或村上借來使用。小朋友為着亟欲墾殖，莫不興致勃勃地回去背鋤頭。

小朋友在家背來的，以鋤頭、鐵鋤為最多。鏈刀、斧箕

次之。統有三十餘件，每件上面貼有塊長方形的白紙條，條上寫着自己名字，免得和別人的弄錯。啊！我們的武器已備，立即可以向荒蕪之地進攻。

四、開墾

正式開墾，是在一個「雲淡風清」的下午，每人拿起鋤頭或鏈刀，依照名單秩序，跑到自己應得的區域裏；總司令在前面，把哨子「呼」的一聲響，數十鋤頭鐵鋤鏈刀，同時出動，有的翻地，有的掘竹根，有的砍野草，有的拾碎石，「杭唷！杭唷！」「砰！砰！砰！」不數時而全場二千餘尺土地，即在此「杭唷」與「砰！砰！」的交響曲下，改頭換面了。

誠然，這塊荒地真算荒的夠程度了：地面上長滿了竹毛雜樹，野草閒花；地底下又織遍了粗根細藤，以及磚石瓦礫，夾雜其間。鋤去竹毛雜樹，還有竹根樹根，掘掉竹根樹根，還有亂磚碎石；肅清這樣，又有那樣，此去彼來，煞費力氣。但小朋友那種勇猛能幹的精神，再接再勵，確也可佩。

「你們的衣衫汗潮了，休息休息再幹吧？」我見他們累得滿頭大汗，這樣勸着他們。

「不，用不着休息。」他們很堅決的說。

「哦！你看你的手掌不是弄開了嗎？」我見他嫩白的小

手掌起了兩個大泡，並有一個泡破了，甚爲驚異。

「哎呀！真的流血了。」他自己也很驚奇。

「你去把他包好，我來幫你鋤吧。」我貢獻他的意見。

「不要。我還不感覺痛呢。」他的態度更堅決了。

以前地是一塊無用的荒地，現在變做我們有用的農場；這農場，即爲我們小農人用血和汗創造成功的。

五、收穫

農場完成，即着手種植。但在這個季節內，應該種植些什麼呢？是大家腦海中都在考慮這問題。

茂祥是我們隊伍裏最有經驗的小農人，就決定請他做我們的總指導。後來覺得他一人還不夠，再把宏根團長也請來做我們的總指導。有了他倆在做我們的指導員，大家都很快樂，很安心，以爲此後種什麼菜，菜怎麼種，都有辦法了。

果然，在他倆熱心指導之下，農場到了現在，已經是從黃土皮上鋪滿一層青的菜黃的花，這些青菜與黃花，都是小農人努力栽培的結果。

茂祥頂能幹，兩畦莧菜也長得格外興旺；今天早上，他並採了兩籃嫩莧菜去換錢用了。下面就是他賣莧菜的日記：

「我的莧菜長得很好，因爲我天天澆水，時常澆糞，沒有給牠乾過，未給牠餓過，所以牠長得很肥很高。我看

了很快活。

昨天晚上我請容儀幫忙，採了兩籃小莧菜，想在今天送他到漕橋鎮賣去。早上我正睡在床上做夢的時候，容儀喊醒了我：

「茂祥！起來吧！」

「天亮了嗎？」

「唔！」

我就起來了。天氣還不十分亮，我提着兩籃莧菜，走到半路上，心中有些怕，想要回來。可是我後來一想：要做一個革命的小農人，怕什麼？沒有鬼的，如果有鬼，我倒要捉一個，縛在褲帶上玩玩。於是我的膽子又壯了。

賣菜要喊，不要怕醜，如果怕醜，就賣不掉。我到了街上，一面走，一面喊：「莧菜！莧菜！五個銅板一斤。」後來遇着一個老太婆，就把四斤莧菜賣給她。共賣了二百錢。我拿這二百錢去買了兩枝鉛筆，兩張白報紙，費錢一百二十文。下剩八十文，我要把牠積蓄起來，等到我積多了的時候，就去買一隻自來水鋼筆。

我一人用不了兩枝鉛筆，送一枝給我的小學生洪生，白報紙也送他一張，給他練習寫字。因爲他家中很窮苦，一天做工做到晚，還沒有錢用，我現在可以幫助他了。」

小農人不但勇敢，而且能互助了。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發端

馬侶賢

一

我們既然深入農村裏來工作，那末，農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我們注意的對象；農人們生活上感覺到缺陷和需要，也就是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

拿山海工學團聯合辦事處地址做中心點，東西南北各兩里半，這二十五方里的地帶中，農人的經濟狀況是怎樣呢？經過我們詳細考察的結果，很顯然的分成兩個不同的景象：在「一二八」之前的時代，本地總算是一個小小的太平世界，沒有天災，沒有人禍。靠着大都市殘餘的賜予，種花卉，種蔬菜，銷路很好。所以謀生容易，農人們都可安居樂業，沒有什麼生活上的困苦。但是經過「一二八」戰爭以後，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社會上遭了這一場空前的破壞，農人們流離失所，等到戰爭停止，里舍毀的毀了，幸存的也空虛了。種田為業的農人，每每沒有錢買肥料，種籽為苦，就是有了肥料種籽，種出來的農作物，銷路也不暢達。加以這兩年來的穀賤傷農，更把農人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陷入窘境之中。

解決實際生活的困難，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更迫切的

感覺到，合作事業在本鄉是有提倡的必要。

二

一件事開始時的艱難困苦，往往會引起我們現在甜美的回味的。去年二月間開始籌備合作社時，農人們信疑參半，他們懷疑着：什麼叫做合作社？合作社為什麼有款子借給人？這是別有用意吧！等到明瞭一點合作社是謀經濟上的協助，於是便你也要求加入，他也要求加入，但他們加入的目的，是在借款。祇知有借款的權利；忘記每個社員對合作社應盡的義務。這樣的合作社，是變成「合借」社了。我們第一個合作社便在這種不健全的狀態中生長出來。結果便在無形中解體。同時更給後來進行別的合作社許多的障礙。從這裏，我們更明確的認識：凡是一件事情，應該謹慎在他的開頭時。「宇宙上任何運動的命運，是被牠第一個運動注定了。」愛因斯坦這兩話，是我們做事的人極寶貴的教訓。

我們組織合作社的意義是什麼？合作社是聯合一羣經濟上所謂弱者組織起來。各依意志相結，立於同等責任及同等權利的基礎上，大公無私地來創立種種聯合事業；運用大眾的力量，以謀解決大眾生活上所感覺的困難。更藉這個機會，來培養農人過有組織的團體生活，受一種團體生活的訓練。所以主要的是在盡力運用本身固有的力量，來解決本身

感覺的問題；不足，更利用外來的力量，來堅強本身的組織。這一點，在進行宣傳組織時，要特別的顧到。

三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的開始籌備時，我們即特別注意上說的一點。當初農人要求組織合作社時，我們便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合作社是人的結合，而不是資本的結合，祇要是親自動手耕種的農人而不問他是沒有田產的佃農。

第二：是有同樣興趣者的結合，而不是烏合之衆。

第三：是自覺自動的結合，而不是被動的結合。

第四：是平等互助的結合，而不是「各掃門前雪，不問他人瓦上霜」的個人主義者收容所。

這裏面要充分的表現着：「互助」「合作」「前進」的精神來，是進而達到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工學團路上去。

起首是由奚阿二嚴全生陸貴祥蔡協生幾位農友發起組織合作社。依據着實業部所規定的合作社法進行。計有下列步驟：

- 一：向農人宣傳合作社的意義；
- 二：徵求對合作社有同樣興趣的農人加入合作社。

三：徵求社員到法定人數十二人以上時，便開籌備會，決定營業區域社名等，並推舉專人負責籌備草擬社章；

四：早請市政府社會局（或縣政府）許可設立。

五：開成立大會，通過社章，推舉理事、監事信用評定委員等；

六：舉辦社內應辦事宜；如徵集入社金，股金，理賬目，刻圖記等；

七：調查社員狀況，並調製應用表格；

八：呈請市政府社會局（或縣政府）登記，並具領登記證；

九：進行和上海銀行發生經濟關係，並請派人指導；

十：進行合作業務。

四

農人因有迫切的需要，向着他們宣傳合作社的意義，自然是容易接受。同時徵求社員也是不日即超過法定人數了。於是開籌備會，我們在這會中又重新說明合作社裏應注意的幾點。呈請政府許可設立，也就在這會場產生負責的人了。請求許可設立呈文是這樣的：

呈為請求許可設立事，竊民等居住彭浦區，值受一二八

戰爭之浩劫，近年來復受毀賤之影響，生計日趨窘迫，經濟益感困難，因鑒於仰人救濟，不如自救。爰聯絡屬鄉信實可靠之真農人十五人爲發起人，籌備組織信用兼營合作社一所。謹依照民國二十年四月十八日實業部公佈之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第八條之規定，擬具社章。呈請
鈞局察核，准予許可設立。謹呈

上海市社會局局長

附合作社章程一份

上海市信用兼營合作社發起人
蔡協生 陸貴祥 嚴全生
等十五人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日

三星期後，社會局准予備案的批文下來了。於是開成立會，成立會裏產生了理事三人、監事三人、信用評定委員會委員是由理事監事兼任。於是更進一步呈請社會局發給登記證。這呈文的樣式：

呈爲呈請鑒核，准予登記事：案奉

鈞局會字一五〇九號批開：「呈件均悉，准予備案，」等因奉此：遵於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開成立大會，當場經到會社員選舉奚阿二蔡協生嚴全生三人爲理事會委員；陸貴祥侯木根陳根全三人爲監事會委員。信用評定委員會由理事委員

監事委員兼任。理合將選舉情形並造具職員一覽表備文呈請鑒核，並乞

准予登記，發給登記證，實爲公便。謹呈

上海市社會局長

計附職員一覽表三份

上海市彭浦區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理事會委員
奚阿二 蔡協生 嚴全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日

這件呈文送上去，又經過二星期得着了批文，上面說：

「請求發給登記證一節，俟該社辦理有成績時，經呈准註冊後，再行核辦。」據我們以前經驗，有的管轄關係，不需要辦理幾個月再發給登記證，這又是給予辦理合作事業的人多一層麻煩！我們且丟開這件事日後再做。一方面整理社內應做的表簿賬目等事；一方面即進行和上海銀行發生關係，以求得經濟上的協助。

五

銀行裏的金錢是堆積着沒處用，有積食不化的危險；同時農村裏又財涸力盡，患着貧血症。這正是需要一點相互調濟纔得共存共榮。現在銀行界中覺悟的分子，見到了這一點，很勇敢的幹起農村事業。上海銀行特地組織了一個農業部來專理這事。任用專門的人才來幹這專門的事業。幹農村

事業的同志們，如果組織合作社時，可以寫信或當面去接洽你們在鄉村裏所感覺到而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可以派人下鄉指導。

合作社和銀行發生關係要經過這樣的手續，填就下列表格：

- 一 社員名單一份
- 二 職員名單一份
- 三 章程一份
- 四 社員調查表一份
- 五 印鑑表一份
- 六 借款申請書
- 七 借款分配表

初步的手續是這樣，等得辦理一些時候，另有其他表格要做的。這裏的表格有的銀行已經印好，祇要填寫就得。自做的表格有：

(一) 職員名單

上海市彭浦區信用兼營合作社理事名單						
姓名	年齡	性別	籍貫	職業	住址	備註

監事名單格式也是如此。只要改理事二字為監事好了。

二 社員名單

上海彭浦區信用兼營合作社社員名單						
姓名	年齡	性別	別住	址	認股數額	已繳金額

股金可附在社員名單裏說明，免得另造一張表。

三 社員借款分配表

上海市彭浦區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社員借款分配表					
姓名	借款數額	用途	還款日期	備註	

六

合作社應用賬目，初步的有下列三種：

一 日記賬 記載現金出納賬。

二 總賬 把日記賬分類記載，內分：(一) 股金額；(二) 入社費類；(三) 借出款類；(四) 借入款類；(五) 公積金額；(六) 儲蓄存款類；(七) 利息類；(八) 雜項開支類。

三 補助賬 (一) 放款分戶類；(二) 存款分戶類；(三) 其

他。

初成立時，有了這三種賬簿也儘夠了。社務發達時，再據現實的情形而增減。

除賬簿外，還需要幾種簿子：

- 一 會議記錄簿 記錄每次會議事項。
- 二 股金收據簿，樣式：

收 據	
今收到	社股 股計銀幣 元正股息
社員	按月利六厘此據
上海市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 主席 理事 計	
彭浦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月 日

社字.....號.....

存 根	
社股 股計銀幣 元正股息	社員
按月利六厘	
上海市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 主席 理事 計	
彭浦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入社費收據簿，也依此樣式擬定。
三信用評定表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 信用評定表

社員	君信用程度 ()	品行	信	實	分
		共五十分	無惡劣嗜好	勤儉慎氣	分分分分
才	十	能	生	產	能
		五	特	殊	技
儲	共	十	蓄	年	存
		分	不	常	支
共	十	十	財	股	份
		分	個	人	財
數	十	十	有	識	字
		分	求	學	精
共	十	十	家	庭	和
		分	睦	睦	鄰
總	共	五	分	數	為
		分			

評定委員會主席 ()

這張信用評定表，很難適用在農人中，因為這裏面術語太多，不是農人所能了解。如果農人需要借款時，他們自己評定信用的標準是社員過去做人規矩不規矩，和現在借款用途正當不正當。人是活的，應該活用表，又何必拘泥於一定的格式呢？

四社員借約

借 約	
社員	住 村茲因
用途向社中借用銀幣	元正月利一分五厘
限於民國 年 月 日歸還並請	兩
社員擔保以示信用此上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	
具借約人	保證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名蓋章)

鄉村幼兒風景

(一) 士棟和他母親初出戶外



(二) 士棟野外遊倦由他外祖抱歸



三位女士和小賽休息籬前
至左) 王醉霞 莊慧中 尹玉貞
(三) 山海鄉村幼兒團導師(自右



(四) 初學走路的桂馨



(五) 玩鴉球的士棟



有的合作社，社員借款時，需要抵押品。我們覺得有點不妥當，合作社是團體，團體的健全，靠每個純潔的分子建設起來。這就是說：在初組織時注意每個社員的健全，總能做到團體的健全。如果社員不好，開始就不應該要他入社。社員既入社後，就該互相信任，纔能生出美滿的結果。同時另一方面，合作社已採取連環擔保，那危險性已減少到最低限度。又何必再用物品來抵押，我們所以特別提出這點，是給那祇有勞動力沒有田產的佃農着想。

七

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初步已經成立。這裏我們要感謝的，上海銀行嚴敬王德建吳振亞諸先生的指導，給我們解決許多實際的困難。初步成立八百元信用借款，祇用在個人生產上去；更進一步，我們是要做些生產合作事業。同時山海鄉各村莊，也都預備組織合作社。最後許多合作社成立後，再組織合作社聯合會。做些大規模的合作事業來，來大規模的改進農村生活。

二十四年七月三日

學校風景之四

蔡·鶴



切什麼？

欺騙！

詩歌

畢業生的呼聲

黃德明

我年一十七，
中學肄業畢。
賦債去會考，
成績考第一。
得一紙文憑，
全家沒飯吃。

爸爸叫我找校長，
校長叫我再升級；
媽媽叫我找考官，
考官都說不認識。
說得好聽是師生，
原來都不管我們的飲泣。

二三 六 二九作於福州白水烏麓

小先生筆記

我的招徠學生

武佩珍

自從星期日開普及教育先鋒團成立大會時，便產生了許多小先生。我也是小先生之一。散會後，我走在路上，心裏想着怎樣招集我的學生呢？我想是用唱歌玩把戲遊戲猜謎語，種種法子來引動他們。我就在路上玩起把戲來，玩了半

天，果然來了一班赤足頑皮的孩子們。我看他們來了很多，我又繼續唱歌，他們看我唱的非常高興，我也便高興的教他們。我越唱越高興，因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也能夠靜聽我唱歌，所以我很高興。這時候，人也越來越多，我也便開首問道：「你們看好不好？」他們一齊叫起來：「好，好！」我又問道：「好你們願意不願意和我學呢？」他們又叫起來：「願意和你學！」我說：「好。你們要和我學，今晚便要來和我學好嗎？」他們同說：「好。」

天晚了，這許多的小朋友已到了，我便和他們到了外面唱了好久的歌。然後把他們領到房子裏去，教他們幾個字，我們學校裏供給了燈火黑板粉筆等應用的東西。自第一天晚上上課起，到了第二天晚上，不用我吹哨子，他們便早早的來了。我們非常的快樂，因此十分熱心的指導他們。

做小先生（二）

楊以漢

昨天開會以後，我們就回家去招些小孩子來讀書，他們很高興的。但是那些小孩子，白天去拾草的。晚上來讀書，使他們識字，先叫他們唱歌，帶他們玩耍，寫字給他們認。我教的人有十幾個，可是陳家港有許多人門都窮苦，我們陳家港一大半都不識字，我們要教陳家港的人，個個都認識

字。

做小先生(二)

今天晚上，我在家裏唱歌遊戲，有許多小孩子都來了，我的媽媽看見很歡喜，我就帶他們去遊戲。我教他們唱歌，教他們打拳，後來我把哨子一吹，馬敬軒楊如松陸有庚都來了，教他們走步唱歌，便叫他們到家裏去認字，也畫圖給他們看，他們很高興。每日放學後，我就回到家裏，除教小朋友外，還要教我的媽媽幾個字方才休息。

通訊

西橋旱荒

承國英

給陶知行先生的信

您匯來的錢已收到了，因為西橋只有郵政代辦處，不能付款，我是趕到無錫去拿的。X先生近來也鬧窮，我給他十塊錢。國英家裏正在愁飢荒，我祖母她聽說您匯來了錢，不覺笑逐顏開的說：「可以籩擔把米吃吃！」她老人家那裏知道學校還比家裏急呢！講起來真夠傷心！吾師塾來的那筆款子真是救命錢了！每個錢要打十個用呢！

現在這兒非但鬧旱荒，並且成了蟲災。各處正在築壩開

河(所有小溪，水都乾涸，農民只得開深以引入外河的水。)工作緊急，日夜不息。抽水機供不應求(小河裏已不能行，)合起來總要十幾個村莊搶打一部水機。是以爭鬥之事無時不在發生。事雖這樣，然而能出錢打水的還是少數。抽水代價每小時三元半至四元不等。赤貧的農友們都只得讓自己的田乾起來，「牽着牛大哥，去耕別人田。」其實，非這樣他們也只得等死而已。(合計遠近田地每家未插秧的尙有三分之一，已插秧的也來不及車水)當這個時候，每個農家連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都沒得休息。農民憔悴之色，誰都看了要傷心呢！鄉村富戶，街鎮商店，銀錢出入甚緊：富戶有錢不借，米穀藏倉不出；商店有貨非錢不賣，毫不欠賒。總而言之，天逼地迫，硬格窮人。田間蝗蟲跳蝻不可勝計，連青蒜葉子都吃光了。農民都以爲蝗蟲有孟姜菩薩管着，不可以捉的。弄得「愚民中了迷信毒，禾苗充作害蟲糧。」

西橋小學不放暑假，我們大小朋友每天上午上課，下午下田。(大多數的十四五歲的小朋友整天不得休息，國英今年第一年飽嘗車水的味兒。唯有親自與農民共苦的才能明白農民的甘苦。)

「申公普濟水」在西橋大有效用。現在我代表全體農友

們敬謝！

農友中常有被毒蛇咬傷的來校索藥，苦於校中無此設備。亦不知何種藥水可治蛇毒？請問問有名的醫生看。

行知行陶談

小先生解

陶知行

「小孩子教人，我很贊成，但是小先生這個名字未免有些矛盾。」

「何以見得？」

「先出世的是先生。後出世的後生。後生跟先生學便是學生。小孩子既是後生，又稱他爲小先生，怎麼說得通？」

「生是生活。先過那一種生活的便是那一種生活的先生。後過那一種生活的便是那一種生活的後生。學生便是學過生活的人。先生的職務是教人過生活。在教育不普及的社會裏，前一代的人的教育機會是被忽略了，被抹煞了，被剝削了。到了這一代他們是落伍了，小孩子倒趕在他們前面去，先過了新時代的生活。小孩子先過了這種生活，又肯教導前輩或同輩的人去過同樣的生活，是一位名實相符的小先生了。」

生了。」

合作

陶知行

英國人口口聲聲要印度人和他們合作。有位印度人對於「合作」(Cooperate)的解釋是：我們合 (We co)：，你來作 (you operate)。這印度人可算是一位有趣而巧妙的拆字先生。一日，車上無事，把他這個意思寫成了一首小詩：

「英國人對印度人說：

「我們應該合作。」

印度人回英國人說：

「好，我們合，你來作。」

四十萬人民是參考書嗎

陶知行

「湯茂如先生在農村運動與大學教育一篇文字裏說：『在定縣從事研究實驗的人們常說：定縣是個大學，四十萬人民是參考書，而他們自己是在實際生活裏受教育的學生。這話在七八年前似乎是空想，現在却漸成事實了。』四十萬人民是參考書這句話怎麼講？」

「知識分子下鄉已經有了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裏，他們個個，頭兒大大的，抱着教人的態度來，在他們的眼光

本教科書的特點

(請看下列各教育家的評語)

中央研究院
院長 **蔡元培先生評語**

兒童的抽象作用，較直觀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觀的材料為引導。直觀的對象，最好是實物，次標本，次圖畫，這是現今教育家所公認的。我國地大物博，兼跨寒溫熱三帶；兒童所見，顯有不同；對南部的兒童，講雪人冰窖，對北部的兒童，講木棉甘蔗，雖有圖書，若要舉實物來證明他，就很少機會了。上海兒童書局有鑒於此，特分編北中南三部國語；所含名詞，均擇本部中最彰明較著的；而關於聽覺的，如歌謠等，也在本部中選出耳熟能詳的，穿插其間；這對於兒童的領會，必有極大的助力。特誌數語，以為紹介。廿三年八月一日蔡元培

前職師範校長 **陶知行先生評語**

兒童書局出版的分部教科書，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牠的效用，將如長江、珠江、黃河分道灌溉。若單靠長江，南北都有偏枯。我希望繼分部教科書而起的還要有人進而編輯特殊民族的教科書。這樣，纔是百川分流，澤及萬方，合於教育機會均等之旨。陶行知

教育部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 **吳研因先生評語**

，可謂異軍突起，與從前陳編兒童國語面目大不相同，蓋進步多矣！

上海幼稚師範校長 **陳伯吹先生評語**

此套教科書富於彈性，可能伸縮以適應教學的時間與空間，解決了從來教科書上所未解決的難題——能運用真正適切於兒童經驗與環境的空間材料，是其優點。且因分部互用：既可由精讀而獲得環境內較詳的一切事物；復由略讀而記取整個全國的概念。至於內容與形式的新穎別緻，猶其餘事。實為教科書中之傑作！

福建集美師範校長 **王秀南先生評語**

兒童書局新出版分部互用初小兒童國語全套；根據生活環境，分部編述；適應兒童心理，多方變化，在現代教科書中，可謂異軍突起，別開生面，行見風行全國，可斷言也。南部國語一套，不但適合閩粵各地，即用於南洋各屬，亦為空前善本也。

蘇州女中附小校長 **吳增芥先生評語**

兒童書局新出版的分部互用國語教科書，細閱之後，覺得有幾個優點，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通常教科書因求普遍，對於各地需要，勢難顧及，這部國語教科書，確能適合我國南中北三部不同需要。第二，這部書的取材，能夠適合兒童的舊經驗，

好幾課把課文和練習工作打成一片，使兒童不但可以多讀，而且可以多做多想，學習的興味，一定是很濃厚的。

陸維漪時
小學校長 **陸維漪先生評語**

每一種教科書，他的編輯大意上常常這樣說，「編制是適合兒童心理的，教材是適合兒童經驗的」，這大都是騙人的話！現在兒童心理學專家陳鶴琴先生等編輯「分部互用兒童國語教科書」，以實際的兒童生活為出發點，以各地固有的地方材料，為中心教材，這纔適合兒童心理和兒童經驗。余所主辦的小學，決完全採用此書，以資革新，從念三年秋季始業起。

武昌教育
學院教授 **張宗麟先生評語**

三年前，我曾與陳鶴琴陳劍恆梁士杰三位先生談到吾國小學國語教科書，必須分北中南三部，採用含有統一性又富於本鄉風味的材料。當時大家以為國內各書店決不肯這樣做，現在兒童書局居然出版分部互用國語教科書了。我讀了以後，覺得該書對於吾國各地兒童與小學教師，好比供獻了一架新式耕田機，可以暢快地去開闢荒原。今後決不致再強迫南方兒童在汗流滿面時候，讀雪菩薩的課文，或在北方硬說波羅長在大樹上了。張宗麟閱後敬評，廿三年七月廿六日於武昌教育學院。

廈門大學教
育學院院長 **孫貴定先生評語**

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等所編分部互用兒童國語教科書一套，編制新穎，文字淺顯，處處根據兒童心理，適應地方需要，

九手... 孫育才先生評語

風俗以及生活狀況各殊，欲求一適合於各地兒童之讀本，至為難得。茲陳先生等新編之分部互用兒童國語教科書，以我國各部兒童實際之生活為出發點，且毫無神祕怪誕諸弊端，誠屬一種不可多得之良好讀物，用誌數語，以當介紹。

上海市立新
民小學校長 **孫育才先生評語**

舊日書坊國語教科書，因為要適合全國各部各種不同的環境，而一部書又只有薄薄的幾頁，所以窮若干教育專家腦力的結果，仍不能完全適應兒童的經驗和興趣；教材本身，更不免於散漫的缺點。這部分部互用兒童國語教科書，其編著目的，編制方式，固然是針對時病，一掃積弊，主編者陳鶴琴陳劍恆諸先生，又是一代的著名教育專家，那麼，這部教科書，無疑的是一部最優良的最適用的傑作了。

兒童文
學家 **徐學文先生評語**

硬教兒童認識不切合生活環境的教材，是教育上一個重大的錯誤。兒童出版分部互用的一套國語教科書，既有適合兒童經驗之教本，復有切合事理的補充讀本，其編制不能不說是現在教科書中的冠軍了。這套書另一特色，為一貫的故事化，並能善用圖畫以達文字，練習富於興趣，所以迎合兒童心理又是獨到的。

(承各 大教育家龍賜評語未及刊載容續佈)

總發行所

兒童書局

上海浙江路
(五馬路口)

歡迎同志投稿啓事

依據生活教育的目光看來，文字只是生活的符號。因此，凡能引導我們參加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文字纔是我們所歡迎的。我們這裏所需要的文字，是必須使我們對於生活可以取得更深刻的了解或更雄厚的參加的力量。凡缺乏這種了解與力量的文字，可以不必送來。我們現在特別歡迎的稿子有下列幾種：

- (一) 科學最前線的新知；
- (二) 世界大勢之解剖；
- (三) 三百六十五行生活之素描；
- (四) 小孩生計之素描；
- (五) 生活教育實際問題之討論
- (六) 生活詩歌；
- (七) 生活照片漫畫；
- (八) 生活劇本。

散文每千字酬發表費二元。詩歌發表費依所佔散文地位計算，不依字數計算。照片漫畫每張酬發表費一元。著作權仍歸本人所有

收稿處 上海浙江路生活教育社兒童書局內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封面	四十元	廿四元	無
裏面	無	十八元	無
正文	二十元	十二元	八元
後文	無	無	無

本表所訂價目，係屬實碼，絕無虛浮。如荷 各界刊登廣告，恕不再打折扣。

生活教育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一日發行

主編人 方 與 嚴

發行人 張 一 渠

印刷者 兒 童 書 局

發行所 兒 童 書 局

分售處 各地分局及特約所

本刊價目表

類別	時間	期數	國內		國外	
			寄費	外加	寄費	外加
零售	半年	一月一期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預定	全年	廿四期	一元六角	二元六角	一元六角	二元六角

注意 半年恕不預定

本刊有著作權不許翻印但教育學術機關定期刊物如欲轉載須寫明出版的生活教育第一期